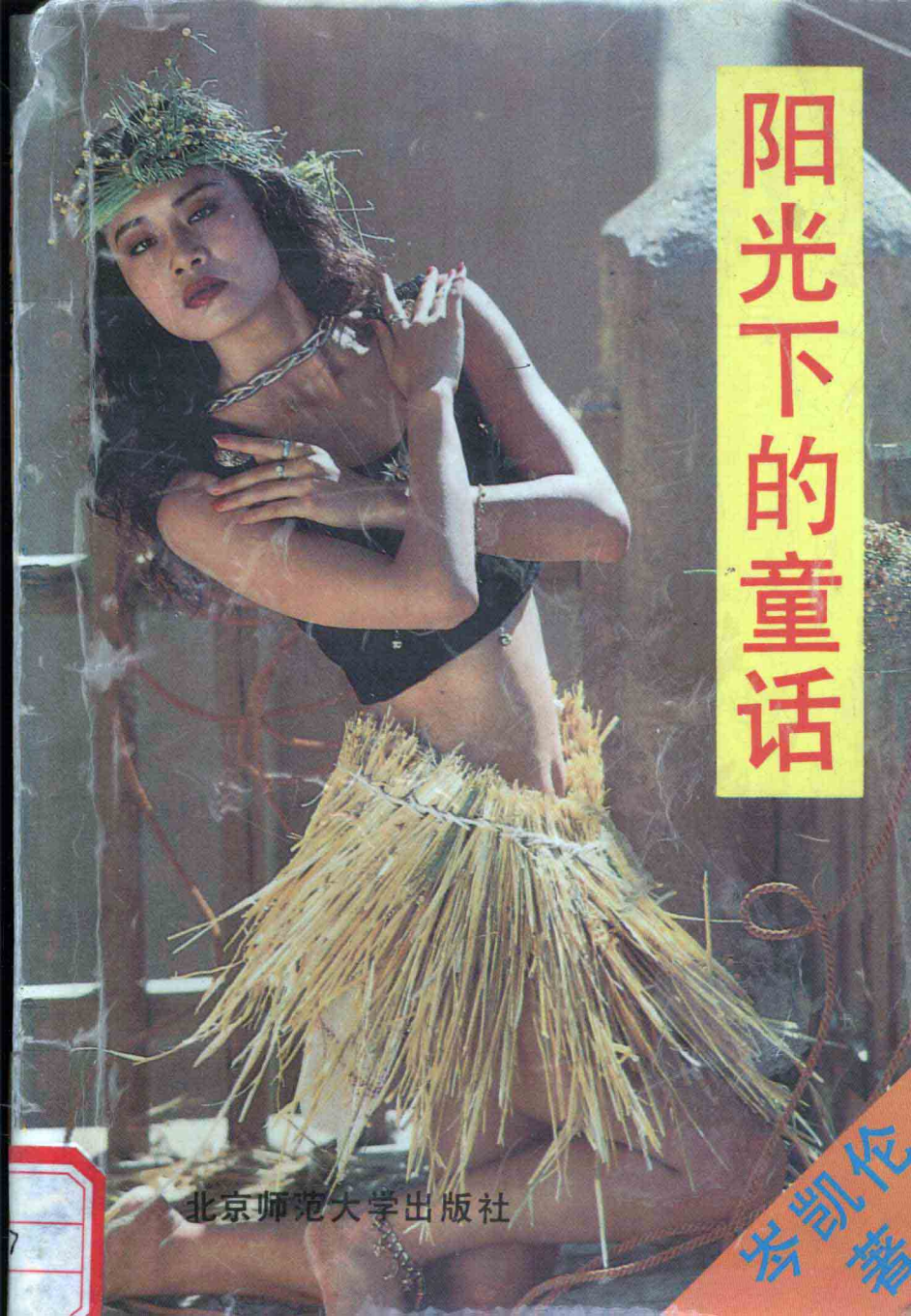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is posing dramatically. She wears a headband made of green grass and small yellow flowers. Her top is a black, strapless, cropped garment. She wears a long, full skirt made of dried grass or straw. Her hands are raised near her face, and she has several rings on her fingers.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brownish-grey wall with some vertical lines and a rope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阳光下的童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松凯伦 著

阳光下的童话

岑凯伦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十·

(京)新登字 160 号

阳光下的童话

(香港)岑凯伦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慈利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50 千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0,000 册

ISBN 7-303-02069-1/I.188

定价:4.20 元

今天是夏乐蒂最开心的日子。

早上穿校服时,就听到小鸟唱歌的声音,又清又脆,绕满屋子。

这是好兆头,天鸟报喜、今天是中学会考放榜的大日子,一定有好消息了。

她要求不高,只希望主要科都拿 A,其它拿 B 就可以。

因为她忙家务,又要做家教赚钱,温习功课的时间不多,所以,她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

但她一向是学校高材生,拿 C 她就接受不了。

她穿上白衫、黑皮鞋,背上书包,怕乐妈事多记不住,出门前又给她写了张便条。

回学校拿会考成绩单,一看,再看,心卜卜跳,好兴奋,差点没叫出来,中英数三科都拿 A,物理拿 A,生物拿 A,化学拿 A,附加数拿 A,一共七个 A 啦,西史和电脑就拿了个 B。

“真可惜!你做不了状元!”同学抢着她的成绩单看。

“我没打算做状元,我只报考九科,全部 A,也是九 A 罢了……”

“够啦!全班成绩最好是夏乐蒂了,她真是我们的光荣。”

“不是全班,是全级,B 班的麦志成也只不过六 A 罢了。”

夏乐蒂笑笑,被校长召进校长室去。

夏乐蒂向来很得老师和校长欢心,她功课好、品行好,最

重要的是能为学校争光，每年校际朗诵比赛、唱歌甚至打球，她都能为学校争取到冠军。

校长和教务主任告诉她，以她目下的成绩，数理科都拿了A，进理工学院易如反掌。

但校方希望她能在学校多留两年：密月年和F七，然后才上香港大学。

校方留她，当然是因为她对学校有贡献。

“学校已准备送你一份奖学金，所以，学费绝对没有问题。”

她感谢校方的好意，但她坚持要回家和母亲商量。离开学校，校园还有许多同学，有些会考不及格，在哭；有些及格了，央求校方接受她们升中六。

夏乐蒂最幸运。成绩好，可以经过考虑选择出路。她一步步走出校门。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追上来。

“中学会考放榜，成绩一定很好？”

“七A二B，算不错吧！”

“哇！成绩这么好？开心啦！应该有心情替我们拍广告。”

“朱先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只喜欢念书，没兴趣拍广告。”

“拍广告并不影响你念书。”

“我很忙。”

“你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才上学，上学之前赚点零用钱也不错，拍广告又不是坏事，钱多容易赚，值得考虑。”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什么时候答复我？”

“考虑完了答复你。”

“把你家里的电话告诉我，我打电话给你。”年轻人一步都不肯放过。

“不！我妈管教很严，我不能和男生通电话。”

“你告诉她我是星探，只不过请你拍广告，并不是你的小男朋友，不就行了！”

“那更糟！我妈头脑封建，怕我真的溜去拍戏……还是我给你电话，就这样说好，再见了。”

“喂喂！拿我的咭片去，放好！这一次可不要说把卡片掉了，多拿两张，夏乐蒂！我等你电话……”

夏乐蒂急步的跑，尽快避开那位星探。

匆匆奔前，突然有人大声一喝：“你走路带不带眼睛？杀死人？”

撞倒人啦！“对不起！”她一面道歉，一面抬头望，碰倒的是一位女郎，金色三个骨贴身裤，黑色透视娃娃上衣，长发性感卷曲，脚上一双金色古希腊式凉鞋。

她捧住脚跳，叫：“对不起？你杀死人就说句对不起？哼！哎唷……”

“小姐，你要我怎样赔偿？”

“赔偿，你赔得起吗？赔我的鞋还是赔我的脚？你要……”

“黛娜，算了。”一道光，真是由天而降的光，一个好英俊好英俊的青年走过来，白色长裤，白皮靴鞋，紫色真丝衬衣，俊脸上架个好时髦、好有型的太阳镜：“你看这小妹妹，吓得面青唇

白，看来他不是故意的，放过她吧！”

“小妹妹，哼！小灿妹都是冒冒失失，神经兮兮。”

“小灿妹，不像，很有香港书院女的气质。”

“你懂什么？英国仔。”她对他就柔和多了。

“喂！黛娜，”又走来一个女孩子，一头新潮短发，身穿橙红衫连裤猫装：“你不去打壁球，我和哈利去。”

“去，谁说不去？你想扔下我？喂！小灿妹，还不向我鞠躬请罪？”

“对不起！对不起！”

他们各乘一部跑车开走了。

三辆跑车，红白红，气势如虹。

有钱人的傲气、有钱人的玩意。

夏乐蒂继续上路。

她家在廉租屋区，颇接近地铁车站，以前上学都乘地铁，最近两年都是走路上学，地铁票价贵，省点钱。

回家，母亲还未下班回来。

乐妈在酒店当清洁女工，分班制，今天当中班，要十点才回家。

要不是遇上星探和碰倒那位小姐，两母女会在门口见一面，交谈几句。

如今只好等乐妈下班回来才报告好消息。

她把会考成绩单拿出来，看了好一会，准备影印几份，寄一张给哥哥。

吃过饭，就出门替小孩暑期补习。

夏乐蒂出身本来不错，书香世代之后，父亲是位赤脚医生，母亲美术专科毕业，画得一手好画。

一家四口过着平淡而快乐的生活。

夏乐蒂有一位哥哥比她大两岁。

夏乐蒂的外祖父在香港开一间小餐厅，生意不错，便申请女婿到香港，医生在香港吃香，考到牌，成为注册医生，衣食就无忧了。

夏医生十分好运，十五年前，夏乐蒂刚满一岁，夏医生就申请批准来港。

一家四口便分开了。

夏医生是个聪明人，但并不是个好人，来香港后，在花花世界中把持不定，爱上个舞女，竟把岳丈的储蓄全花光了。

同时他参加联邦考试，成为香港注册医生。

他游说岳丈卖了小餐厅，支持他开诊所。

受到岳丈的压力，他被迫和舞女分手。

不久，夏乐蒂约五岁左右，便随母亲和哥哥由江苏来到香港，和父亲、外公团聚。

她着着实实过了七年好日子，当小姐，因为家里有司机、佣人嘛！都叫她二小姐了。

但好景不常，三年前，她升中二，十三岁，家庭发生惨变。

外公侦查到夏医生在外有了另一女人，并且还有两个小女孩。

外公迫他和那女人分手，夏医生不肯，因岳丈已无财无势，由他供养。他不再尊重老人家。

越闹越大，越闹越糟，夏医生既不念糟糠恩，又不念儿女情，把岳丈、妻子和儿女赶出大门。

幸好，外公还有间养老石屋，一家四口住在那儿。

外公因不堪女婿刺激，本来有高血压的他，中风倒地，经

过医治，已是行动不便。

家庭巨变，乐妈被迫出外谋生，她虽然是美专毕业生，但在香港完全不管用。

她到制衣厂当女工。

不久，工厂搬迁回大陆，她又失业了。

她鼓起勇气向丈夫交涉，得回分手费二十万元。

不久，她找到两分清洁工作。

她忙于上班，孩子们又功课忙，下了课还要替人补习，经常留下外公一人在家。

有天，老人家肚子饿，想下厨煮面，由于手脚不灵活，衣袖触火，虽然没被烧死，但也受伤，延医痊愈，却花掉乐妈十万元。

老人家要求住老人院。

夏乐怡由于处于家变中，心情及精神大受打击，本是优异生的他，竟然考不上香港大学。

他要求找事做，养家。

乐妈不肯，可能重男轻女，她最爱这个儿子，她要送儿子到美国念书。

“妈，到美国念书要花不少钱，特别是第一年，第一年我找不到黑市工。”

“留学当然要花钱了。”

“机票、衣物、学费、食住，第一年最少要十万港元。”

“妈可以应付，我手上仍有七、八万，我们又申请到廉租屋，石屋可以卖几万。”

“外公要去疗养院，妹妹又要念书……”

“家中的事情你不必管，好好念书，我们夏家就只有你一

个男丁，一定要出人头地……”

夏乐怡七月去美国，乐妈可能惦念儿子，本来娇弱的身体更差了，她已经辞去了其中一份工作，只在酒店做清洁。

乐妈因为爱父亲，把他送去高级老人疗养院，每月月费接近四千元。

经济日渐困难。

因此，夏乐蒂希望念理工，可以早点出社会做事，赚钱养家，助母亲一臂之力。

“你小时候不是一直嚷着要念港大吗？”乐妈看见女儿的成绩表，十分高兴。

“我是，不过，如果我念港大，起码五年后才能赚钱。”

“四年后你哥哥已学成归来，他会帮助你，况且妈还有份工作，校长那么喜欢你，你就顺从他，不要令他失望。”

“谢谢妈。”

夏乐蒂意外喜悦，她以为乐妈希望她念理工，帮助家计。

第二天，她回校办理入学手续。念中六，学费、堂费都比较多。她贴街纸，多找一份补习。

帮不了母亲，也不能太负累她。

她对母亲又怜又爱：她被丈夫遗弃，父亲好好的又被丈夫气病，自己辛辛苦苦养育两个子女，本来当医生太太变成做清洁女工。

做单亲家庭的父、母难，做单亲家庭的子女更难。

因为他们要特别爱护自己的母亲或父亲。

自从家庭变故，夏乐蒂每逢暑假都会到写字楼做暑期工。

平时上学就替学生补习，赚点钱，减轻母亲的负担。

由于她会考成绩好，人事顾问公司介绍她转到一间银行做文员，薪酬优厚。

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匆匆忙忙。

上班前，乐妈说胸口有点闷，人懒懒的，夏乐蒂为她按摩了一会才出门。

她一个箭步溜入升降机，吐口气，刚刚好赶及八时四十分。

虽然只是暑期工，但第一天上班，提前二十分钟最保险。

升降机的门正要关上，突然有人叫“请等。”

升降机的门再次打开，一个穿天蓝色西装的青年进来。

也许他高人一等；也许他衣饰华美；也许他公文箱闪闪亮；也许他英俊，升降机内每一个人都看着他。

他向大家微笑。

由于他和夏乐蒂并排而站，他笑容落在夏乐蒂的面上。

夏乐蒂礼貌地向他笑笑。

他突然皱皱眉，思索，正要开口，电梯到三楼，夏乐蒂急步出去。

夏乐蒂的工作并不多，可能因为她一向是个眼明手快，高效率的人。

而且，不少同事都乐意协助这位新同事，特别是男同事。

甚至头一天上班，就有男同事邀请她去吃午餐。

“谢谢，白太说银行有自己的 CANTEEN，我准备到 CANTEEN 吃。”她含笑婉辞。

“CANTEEN 的食物水准普通，后街酒店扒房的牛扒很著名。”

“我对食物要求不高，况且午餐时间只有一小时，我不想

离开大夏，有剩余时间还想练练电脑。”

“电脑是我专长，如果你赏面，我愿意做个免费导师。”

“先谢谢！暂时我还可以应付，只想多练习。”

“我们约有一起去 CANTEEN 吃午饭。”

“等会说吧！我还要送文件给主任，失陪……”

“喂，喂，怎样？”

几个年轻人交头接耳，围在一起，都是对夏乐蒂“一见钟情”的。

“碰钉！高头猫，请她吃牛扒都不去。”

“大概她年纪小，怕羞。”

“是呀！听说她才十六岁。”

“唔！这年纪的女孩子最可爱，我不怕，下一个我上。”

“谁怕？这么漂亮的小美人我还没有见过，追到底。”

“她长得那么美为什么不去拍戏？真浪费。”

“说不定明天就给星探发现了。”

“不能怠慢，马上追，否则，她当了明星，我们更没机会了。”

“喂！今天是我的，我约好她一起吃午饭。”

“好！晚饭是我的，不准争。”

“我请她看电影，宵夜……”

“直落？……”

“喂！不准侮辱我纯洁的小美人。她白璧无瑕，怎能对她动歪念？”

“真的，她的笑容很天真，皮肤都充满水份，像个 BB。”

“有没有嗅到处女香？”

“你这张狗嘴……”

夏乐蒂真的怕羞，又怕麻烦，她快到吃午饭时间就跟住罗拉，罗拉又约好了人事部秘书爱咪一起去到 CANTEEN 吃饭。

到 CANTEEN 可热闹了，打个招呼，便坐满一桌子。

女孩子一聚，话就多了。

“……今天最大的新闻……”

“王子今天回来上班。”

“一定前呼后拥，一大班谋臣、傍友护送？”

“没有！只有他一个人。”

“怎会这样？”

“他九点不到就回来了，别说傍友、大臣未上班，连吴太都未回来。”

“会不会大老板叫他突击查勤？”

“不是有可能。”

“他表现怎样？大发脾气？”

“没有他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那班傍友怎样？喂！姬丝，你渠道最多。”

“你不如说我最八卦，跑通天，嘿！”她骂而不气：“吴太回来，吱吱喳喳，走到王子办公室看见王子，尖叫一声，哈！半小时后全体大臣、傍友被召，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每个人都突然努力起来，埋头苦干。”

“这个王子很厉害，不简单。”

“但他很年轻，听说刚大学毕业，二十岁过外。”

“嘿！如今二十岁的小伙子才真正厉害，又醒目。”

“他回来玩玩，不是真的掌权吧！”

“我们是中下级职员，头头的事怎么可能知道？”

“你们哪一个见过王子？”

“我们怎会见到他？九品芝麻官见太子。”

“我老总说他很英俊，好看得不得了。”

“真的？哗！发达了！”

“关你什么事？堂堂银行家之子会看上个小秘书？发梦！”

“梦境会成真，李察基尔爱上茱丽亚罗拔丝……”

“那是电影《风月俏佳人》，大企业家才会爱上个小妓女……”

“电影编剧也是依事实编写，只不过夸张些罢了。”

“一夸张就成了童话。”

“童话没有什么不好，童话健康，老幼皆宜。”

“况且人需要一个希望去支持，童话就是一个希望，自我幻想一下也开心。”

“未必是幻想，说不定王子没有阶级观念，会看上我们其中一个，不过，当然不是我。”

“年轻貌美就有希望，这儿谁最年轻貌美？”

“桌上女士互相搜望，突然有人叫：“她！她最年轻，人又好看。”

“没有化妆呢！素着脸也美，就是真美。”

“她是谁？怎么一直未见过？”

“她今天刚来，当文员的，叫夏乐蒂。”

“人美，连名字都美，我们总弄出了个美人可以配王子，喂！你要替我们争口气。”

“各位……各位前辈不要开玩笑，我连丑小鸭都不如，况且，只是来当暑期工。”夏乐蒂口吃面红：“我十八天后就离去，我什么都不懂。”

“你们不要拿她玩。”罗拉维护她：“她只有十六岁，小女孩，什么都不懂。”

“十六岁那么小，好极。”

“什么意思？”

“十六岁那么小，多半是处女。王子那样的人，你以为他肯要个破瓶？”

“你真老土，现在的女孩子，十二岁就不是处女。小妹妹，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没有。”夏乐蒂垂下头，剩下几口滑蛋牛肉饭都吃不下。

“以前呢？”

夏乐蒂咽一下摇头。

“嘘，别吵，我轻声问：你是不是处女？……”

“多余，连男朋友都未有过，当然是处女了。”

“那可不一定，有男朋友是自愿，金鱼佬呢！就不是自愿了。她漂亮，发育好，自然有许多人打她主意。喂！小妹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别耍她，她没玩惯，我们过了火，会吓坏她。”罗拉拍拍夏乐蒂：“继续吃饭。”

“她不敢回答我，肯定她已经吃亏了，不再是处女啦！”

夏乐蒂满面通红，叫着：“我是。”

“乖乖，她说了！她果然是……处女，这小妹妹美丽又可爱，我们拜托你了。”

“做了太子妃，可不要忘记今天一饭之缘……”

“玩够啦。”罗拉喊停：“转话题……”

“喂！那台男士整顿午饭都盯过来，干什么？”

“大概想给我们加菜。”

“为什么不把菜拿过来？”

“太迟啦！我们都吃过饭了。”

“叫他们请喝茶，不能给他们白看。”

“谁去传话？”

“当然是姬丝。”

“又是我？”她哇哇叫。

“当然是你，他们当中有个高级主任，我们这些小秘书、文员过台勒索？姬丝，你最有义气，吃茶靠你。”

“好！我去。”姬丝过桌去了。

她在那边吱吱喳喳、嘻嘻哈哈，一会回来，指了指夏乐蒂：“她才是主角。”

“别玩她了。”罗拉用手挡着：“她又乖又能干，第一天来，不要把她吓走。”

“谁玩她？她自招的嘛！谁叫她自己答应了和人家一起来吃午餐，到时又先溜了？”

“我没有！罗拉姐姐，我真的没有答应。我不敢推掉他，便说等会再说，但我从未答应……”

“咭……”姬丝掩嘴笑：“看她急成这样子，处女就是处女。”

“嘘！”

“我才不会相信他们的话，其实他们一桌子都看中小妹妹，正准备展开攻势，并请我们代说好话，帮忙，谁得美人心，愿意请全部人吃饭。”

“小妹妹，你喜欢哪一个？”

“各位！够钟上班了！等会见。”夏乐蒂边起来边鞠躬。

大家又一阵开心的笑。

夏乐蒂初到贵境，不知道谁是王子，谁是大臣、傍友。

她也没兴趣要知道。

至于那班男士谁想追求她，是真是假，她也不会去追究。

她唯一关心的是十八天之内，可以赚三千五百元。

把赚回来的钱交给母亲，她肯定开心，因为可以帮助她。

起码足够支付外祖父疗养院的费用。

夏乐蒂每天下班后，仍然替一位小孩子补习。

买了菜回家，发觉家里声音嘈吵。

和乐妈一起在酒店工作的张婶来了，乐妈躺在床上又哭又叫。

“妈，你为什么哭？面色都变了。”夏乐蒂很担心，扑上床。

乐妈光哭，不理女儿。

“张婶，我妈不舒服？”

“她在酒店晕倒，我把她送回来。”

“晕倒？”夏乐蒂扶母亲的额和手：“很冷，我马上送你去看医生？”

“钱都没有了，还花钱看医生？”乐妈推开女儿的手，又继续哀哀的哭。

“那我先给你倒杯热茶。”夏乐蒂进厨房，张婶跟了进去。

“你妈把给你哥哥念书的钱拿去做会，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妈跟我说过，九月就要寄一笔钱给哥哥，妈说怕不够，拿钱去做会，希望赚点息，储够一个数目。”

“你妈今天出门上班时，收到你哥哥的信，她便马上去找会头，想标会把钱拿出来寄给你哥哥，这才发觉，那会头挟着一大笔钱，溜了。”